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整菴存稿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譔

整菴存稿卷三

明 羅欽順 撰

序一十五首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瓊山岑德充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人而德充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充其贈言也固

宜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充游且久先生有言德充無弗信也而臨别之贈顧以屬我豈以余言為能新德充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誼師表當時髙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充早以美材處貳室誠親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固將駸駸於髙大而為爵禄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奚取於余言哉况余雖心厚德充然從游之日淺其深言之歟鄙鈍之質不足以自徵其淺言之歟又非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

以為言哉雖然言惟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充乎日之所聞知不於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耶歸矣懋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禄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乎師友淵源之懿且有以為之光矣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軺日往來如織加以習

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為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令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為所以態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

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為君子人已葢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為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羡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為雖然葢

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宦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為後日之資宦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翺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齊不

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走之吏罔不祗率厥職以交贊其成功感化固繫於躬行抑亦仰視朝廷福威予奪之權以為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權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於慎獨二者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末治者或者於隱微之地檢律稍疎以為無足深慮曾不知姦人之陰圖密伺常思投閒以逞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予奪之用殆不能無所齟齬由是四分五裂弊端百出乃不得已而甘為一切苟簡姑

息之治是以政多罷雜而民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也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改任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户多至數十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朝廷不輕以授人亦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聞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縝密民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

名實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達於人然則銓曹之所薦聞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哉今也往涖吾邦邦人士女方日徯朱轓皁蓋於螺川鷺渚之濱振久斁之頽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使善者有所恃而益勤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為㢡有恫瘝一朝脫去而免於呻吟愁嘆之苦不於公有望乎凡朝紳之吉庢者亦皆以是望公於其行也俾欽順引而伸之以為公贈欽順不敏固知公之優於是也而復效其愚見者

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髙明也哉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為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銜王命懐公牒以涖事於浙省往往建牙分司於杭故杭之務視浙中諸郡為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之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彌綸稍踈則四面之責交至益其難為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慎詳敏著名會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京職者浙藩遂以君應詔

詔初下時吾郡士夫嘗相與物色下僚中求吾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曰試以觀舉者之得失旣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日徯其升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考其績果最然未遽陟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固唐虞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葢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爲以人徇法而抑揚髙下漸失其序其流

奬至於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挾器能一沈下僚卒無以自振使其英華果鋭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奔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今天子厲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權衡人物者方將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耶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

為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俛焉益懋其所有事道久而益信名久而益彰可以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將假道金陵拜其九南臺侍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以為得切切偲偲之義乎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勅鎮瀘序

瀘為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惡獠難安而易動朝廷於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璽書俾之飭戎兵明法令

以控制其地環瀘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葢一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廉重剛介達於人情物理者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祗若王度以各有寧宇不然彼將肆無忌憚失禮而犯義或自相讐賊至紛結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今年秋前奉璽書者他徙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為四川按察副使往涖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凡十餘年精白一心威富兩訖聲實焯焯著於時會詔舉賢才少司寇屠公奏曰臣備員卿亞當舉堪任方面者竊

惟臣屬雲南清吏司郎中尹嘉言處繁劇之司而斷無留獄秉固執之操而積有年勞臣竊以為於任方面無忝及是命君子莫不以為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實先進雅不余弱辱相與忘年葢嘗語及立身行已之方君曰所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為余竊謂其言可以厲鄙夫敦偽俗充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卿大夫士之同鄉者屬余言以為贈余聞先王之制詳内而略外聖人之訓悅近

以來遠葢實德有以及人則風聲自然動物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戎兵者特為萬一之備而已其或詳略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法劫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者也以君老成練達奚待余言葢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令後來之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兄宫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惇友于之樂慰契濶之懷必有遠猷以賛長策區區常譚將無以為覆瓿之用乎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閒有循資序稍入優品而卒不得為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登進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羣眾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

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為令者又如此為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送迎精簿書趣期會而於民之痌瘝靡切於身俗之迷溺無改其舊嗚呼其無乃非朝廷所以嚴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為人純實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已未進士選為揚之江都令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

八達賓容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為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兼衆美以為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為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已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

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其於耕稼之勞鄙賤之事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乎其間哉受天命以為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

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為吾從時而窮焉則美實之在我者固無損敬愛之得於人者亦無間也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褒衣峩冠誦讀詩書操觚染翰而能為文字者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叓考其行或有農工商所不為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烝簿高者至公卿役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家而於此三民者曽靡絲毫之益其不為此三民所叓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

有負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爲此懼蓋嘗俛焉日有孳孳以從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交以求輔焉吾邑歐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博而才充其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時澤物之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旣舉進士擢行人然局於其職不得有所施設兹者奉使遼藩水行且萬里見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爲士之道以附贈言之義君方便

道過家省侍二親稱壽之暇試以余言為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足以知君之取友有非善柔便佞者矣

贈僉憲姚君提學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上所命提刑主於推鞫選授之際率以其才提學主於化導非學有本原行可師法欲其振起羣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而收作人之功葢亦難矣嗟夫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

飫史著為文字粗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葢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弟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苶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於天下國家也耶天下之大非無豪傑然而待教以興者恒多方今振起之任賴有賢提學耳夫先其本後其末賢者之道固然於其本或不究

心未雖詳奚益此余於姚君秀夫之行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世家信之貴溪余嘗聞其先君子以經術發身累官陝西提刑僉事至君克世其業以顯而知其學為有原又嘗聞君治水浙西於水利十得七八在刑部尤以詳慎著名而知其學為有用舉進士垂二十年官始再轉歷官凡五考而先廬不益一椽於是又知其行為有恒也以其學行之懿如此其為羣士之表率也固宜故其擢憲僉提學湖廣知者皆曰是必能振起羣士以

進進於聖賢之學不徒以程試無失為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茲往蒞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矧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為之茍得其道則民之父母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

如父母其聲實之美雖髙官厚禄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任則不敢不力焉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膺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揚之寶應丞於其素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負也而其言曰位之髙下非我所能為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祇適我祖以為吾丞重哉其言

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勇於自任者也葢廷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為清河令以廉公豈弟恊於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者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為良吏也後先生超陞處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忘也使廷模一由先生之道以惠賓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豈弟而不為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

將何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乎故因鄉郡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為莫逆也既又因時

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為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為人三人者時堅最先領鄉薦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者余意必得二君寘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填乙榜見廷廣名氏為之惘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

命乎余旣事寧家二君辱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方以失人爲愧覲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不能不爲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令例以乙榜司教者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當終爲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爲廷廣申誦之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寛此萬世爲教

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為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寛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寛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葢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寛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為所不為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為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博廷舉於廷廣為從兄亦

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送福建左參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隙侵擾西鄙邊臣失律遂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百度張皇威武命將祖征屢勑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為經久之計于時更張廢置幾務實繁每有大政輒令廷議吾友劉君子賢

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既發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所見乃已而皆不謬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閒有不合亦稱君為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飭內治而嚴外攘固本於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在君安可掩哉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即有名歷左右至都吏踐四科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遷遷福建左叅政叅政秩三品位高

而禄厚在省郎郡守極為美遷而人猶有為君不滿者望實浮也然余以謂今之庶官在内莫要於臺諫在外莫尊於藩臬要者其機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專行有弘濟之幾而重於顧忌有專行之勢而樂於因循是皆容身保位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實者也以君昔者之居要其所表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居尊將不大有所建明哉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為解夫朝廷之法雖密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苟一惟

文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皆可又奚必窮經學古出自髙科者然後為足用哉君識斂而學博氣充而才贍吾固知其將來所建明必有異於尋常者矣余與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於其行也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或失於諛以規或失於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知言如君不識以為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竒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吳公之薦獲事文帝屢有建明為絳灌之屬所抑出為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髙而量褊官既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養之以和平克至於壽考安知不卒究其用也吾友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即負才名既舉進士屬遇事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畧累千百言已而除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涇王府開遷右長史或謂君所言事大臣有不

樂者故有是除余益不敢信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鬱鬱之意寅恭朝夕輔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闊步而矩折斂逆氣以内充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為人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屏所以為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為賜也亦已厚矣萬一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

哉此相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兹以職事侍王即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凡十有一人相與醵餞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即席人賦一詩以贈而速余為序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繾綣之情者亦既備矣余不佞念才美如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説以冠於羣玉之首云

送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隆固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長
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太祖之所經
理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相同至於體
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是故受社啟封
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爾之風裕為善之
樂者豈直一河間東平而已哉於戲盛矣王國文武惟
百左右長史實惟大僚耳目股肱百責斯萃故其選授
之際恒慎而不輕也大抵不以應變成務為難而以正

身率物為貴夫身正則左右畢正率衆正以事君君其有不正乎一正其君厥邦時叙所以為王室重於此乎在矣於戲是其選也可不慎哉比屬府右長史員缺吏部請於上以南京國子學録李君介夫補焉葢慎選也自洪武肇封以迄於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有聞蜀有國且數傳矣今德承承而先獻王最有聞於天下以蜀之大先獻之賢繫觀聽之日不淺象賢保大在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引翼以歸之正者非

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以適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當途以有茲擢夫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拂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丕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方相之所宜既厭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又何難焉余蒞南雍方喜得介夫之助不謂遽舍我而去也臨別悃然如有所失因其寮友諸君子求言為贈遂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庶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㧞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於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箐密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為猺獞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逃者亦往往竄焉蓋不

惟羣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從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負僻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為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為一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

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已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羣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為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茲固可預占哉

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君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送太守髙君之任九江序

两京刑部並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俱稱繁劇非識之敏才之優為之鮮克以有聲也余來南京則聞刑部郎中髙君肅正名君時莅廣東司凡司之由獄無不立

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寮友之際故名稱籍甚一時所事大司寇爲程閔公浮梁戴公盱眙陳公皆時之鉅髦而莫不禮重君且屬以通閲諸司奏牘奏上無弗允者同官多推服以為不及今年夏以勞以望爰被推薦擢知九江其同年友鄧君汝中輩喜其名位方進將益弘厥施也相與徵余文送之昔唐陸傪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韓愈嘗送以詩而序其所以詩之意以為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

能感故其去也惜之者至於齎咨涕洟而不能已愚謂
昌黎是言直推重陸君云耳槩以近代官人之法要爲
未盡夫天下之事惟宰輔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外
此雖尊居卿佐猶各局於一職欲感其澤於天下未可
得也而宰輔之位又豈郎官所得而驟躋哉夫登用賢
才固不當屑屑於資格然試功之審者乃所以養其望
而服天下之心而其人更歷既多則於運大濟艱將沛
然而無不利儻果賢士足勝大任一試以及民之功奚

不可哉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蓋亦過矣今髙君之賢視陸君未知孰先孰後然其出知九江僚友皆為之喜者以君才志得大郡而治之肅羣吏以阜烝民運訏謨而廸嘉績美實茂著大任攸階則今日之專固異日之咸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侈之事功未有書於史冊其名垂至於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冊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大慰僚友之望也夫

整菴存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整菴存稿卷四

明 羅欽順 撰

序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禄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禄寺卿進賢楊公以年滿七十馳疏乞致仕留司諸卿大夫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揮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

司給驛以還葢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朝廷處公以禮不賢公而若是乎公行有期其僚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張筵以餞而屬欽順以言欽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為同年友比來南雍時進謁辱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叙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髙致俾夫人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為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為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

以全其令名之為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
不少也至考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銳志功名以希進
取者曽不得與子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
士出宰丹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叓踐福建
廣東浙江三方而在浙最久其為政適寛猛之中聲稱
燄然著聞中外浙之士民至於今頌其德美不忘一道
福星子駿固不得專美名於宋矣然則公之才豈巧於
進取者可例論哉漢黄霸為潁川太守薛宣為御史大

夫其功名風采震動一時之耳目後以為相而少貶焉甚矣全名之難得也公自布政遷卿光禄且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餘裕然享有令名以去而使士夫君子有才不盡用之惜視黄薛所得不既多乎況有令子如吾二和年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涘凡公所能為而未盡遂者其必能祇承懋績以底於盛此尤人所難得者而公豈必身親為之而後慊耶方壯而仕既老而歸尋往蹈之釣遊訪平

生之者舊相與從容燕飲為樂以休數十年塵埃鞅掌之勞竊以為一日之適雖三公不換也公其以欽順為知言哉

送光禄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内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茍明乎内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泝流而沮源始端其

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豐城楊君方震初舉江西鄉試第一已而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於翰林獲盡讀中秘書文學日益有名尋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勸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為說大抵明

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陞光禄少卿凡寺之宿獘佐其長疏别幾盡其為人動必由禮言簡而時當即之温温愈久而愈可親於戲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憮憮然常若有所不足葢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微旨若治體所係尤足研究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禄三年當考績北上大光禄胡公合六科

諸君子曁凡光禄之屬為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猥隘幸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既不獲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為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為媢其鄉里交游也夫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

相與分韻賦詩以為公贈者也少宗伯馮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兹末簡狗尾之續秪以厚顔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力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為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髙明遂從而略之耶葢任大則體宏位髙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

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縉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覩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聖明卒亮其忠世道轉移㢞惟有賴則公之績其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末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

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累見云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黜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固不同耶愚不能無惑也葢嘗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内而莫不有定理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校之私耶然而理得則事成事

成則功於此乎在是雖無所期於先固自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屢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耶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别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為合内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為異乎十禽之獲者歟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遷春坊諭德日侍皇太子講讀且兼經筵講官才名甚著俄以便養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命在太常三載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

實既厭心雖忤人情而不恤曰我道葢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服公之決而功名之譽歸焉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雖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方當進當大任以究厥用區區儀文之損益曾足為公譽哉茲以法當考績將遂北上南都鄉士有同翰林之舊者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睽違之感乃相與醵餞於玉堂之署觴酌既屢復侑以詩詩以唐人雲間金闕迥樹杪玉堂懸之句為韻賦者五人人得二字為

詩十首泉山林公官為吏部尚書東園鄭公由户部侍郎進尚書致仕未行紫崖馬公官為禮部右侍郎楓山章公官為國子祭酒宥菴吳公官為翰林侍讀學士而適以徵憖禁詩者吏部左侍郎碧川楊公拙不能詩而以羣公命為之序者國子司業泰和羅欽順也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止久速葢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而已然或内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之可

也無見焉夫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茍得之行多雖名為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之去殆有見於止之可也豈非賢哉公年未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猶可自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酉出遂決自止之謀會其子監察御史鳴鳳以職事入朝乃草乞休疏屬之戒令必上上則報可且進應天府丞以寵其歸今之自郎官擢府丞者百無一二

而公以求退乃沐殊寵是其退也未始不為進也夫進退之道仕止之宜豈可一言盡哉然自公今日觀之則彼支衰扶疢含垢蒙恥因循歲月以覬夫一資半級之遷用憮其所大欲而卒以不憮反貽玷毀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公先世累有聞人厥祖號雲林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晩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貽晩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為上海之名家公為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即為司䆮屬於南都官三遷

績屢考皆最蓋將駸駸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荐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為之子英年斂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為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疏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祿雖不絕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孰少也是必得如班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子者並傳而公之同

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髙致盛美安能使之焜耀於天下後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其民葢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為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列聖寛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

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雜以富郡如歙亦駸駸入於凋瘵物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於舊以遠覃聖祖之澤近宣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歙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莅南臺君

之為御史也内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為老成由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寛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者少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瘵未甚而為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内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

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峻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為飾牆壁之具則幸矣

送明府楊侯赴召序

吾泰和舊稱忠義邦其民多士雖不為士業亦往往通章句能操筆記姓名其治生甚勤野無寸土之曠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義尚應

恥先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為易使雖使之
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而不辭況乃
遇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為之父母則其愛
戴慕悅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誠然哉侯雲南鄧
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
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已意為高下嚴以行
恕簡以制煩日惟廂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
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

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兹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雖岩邑御頑民猶將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況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為之使則其見効之難易遲速亦豈不有間哉侯兹以政績著聞榮膺風憲之名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為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廂之長曾欽譚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卷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實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無以致

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得小詩一章將以為侯餞未及而欽等至則復之曰余有言矣固自謂以代輿人之頌今為若等頌之詩曰六年江縣屹堅城羸得窮櫚識太平文旆忽將秋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横已看學道光初服却喜遷喬得大行報國寸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略與釋其意云首云云侯治狀也旆遠惜不留也山横著不忘也初服之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章之說余曰兹其義係於天

下姑置之言巳十二人者立需於門顧余思蹇才踈其何能遽有所作則姑述一時對答之語以致羣情於吾俟俟其無以為草草時一展覽將亦不忘吾邦也哉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貳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勝之懼所幸一時殷攷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粗飭條綱至於士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媿也今年秋大司成金華章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既出而領袖諸儒士

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丕變之勢則凡為之僚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紬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以贊襄新化夾就羣才用副聖天子惓惓振起儒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决去毋亦未之思耶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葢有禮義存焉過者或矯以象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節明起自辛卯舉人歴教蜀之達邑浙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於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揆

之禮決之義而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
哉而況使支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
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為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
矣節明有宇洛充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禀偉然
年富而志甚銳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嘗預莬裘之
營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
足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
以為之助顧勉留而不得其何能無介於懷而大司成

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歉然於其去也於是羣僚合辭請言為贈公謂余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事竟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闕員凡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間奏章連上或一上而即允或再上而後諧葢上意方嚮用老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慎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都于今僅二十一人

而還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郎中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江陳洪載自兵部郎中守高戶部郎中太和王文瑞守台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廣之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之選而當嚮用老成之日同時受命吾黨與有光焉雖或逾嶺而南稍為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也於是吾十有五人者僉為諸君賛喜相與醵金以餞其行獻酬禮成樂飲無筭清言善謔間以箴

規希先顧謂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一梧為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總兵將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藩文武大吏若二十郡以及其所統凡名有職位者不知其幾皆望梧而走以受三府之約束外之則深谿複洞連山密箐之中昏猺惡獞在在蟠結畜其狂猘而未敢盡肆者懼梧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出其封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茲拜命而往發揮素蘊以見諸施

設獨幾庶事舉封内乂為無所負云乎哉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髙川若增而深隱然足以為一方千數百里軍民之所倚賴兹固有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為嫌也君在禮部時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為有竒節今攘鄰地比勢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耶朝夕三府誠意積孚時出嘉猷以賛良畫則君功名之美將出古循吏之上矣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惟不敏是懼豈其敢忘余乃顧侍者取卷

書之為送君之任序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為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截長補短以為功因髙就下以為利日計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辦為心此其人

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於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為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為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為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為之一清又嘗推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

數纍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間輸者若其邀求而司搉者多緣是獲謗弗之察也君首捕寘諸法舟往來者頌焉先皇帝末年嘗從南京户部之請裁減冗食歲羸米二十二萬有竒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羣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為動曰兹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户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為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寛征此理之不易者而

寛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況才之為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為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矣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寛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況積以歲計其為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髙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足以興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

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鄰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為贈既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贅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送助教符先生九載考績序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既東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暴秦而君師

之道胥亡也久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不幸也更漢歷唐而宋而元上下千有餘年其間有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無本其爲法粗略而弗周然而師道往往賴之以行是以先王之道不終墜於地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命以爲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爲急務之先首建國子學於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邊絶徼莫不有學其授業也有師其代耕也有廩教養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

尤詳葢凡宫室之經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才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聖心無不曲盡後深懲近代之失以為敗倫傷化鮮不自懦師悖徒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為教者有所恃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為百餘年來人材風化可以逺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雖然師道有所恃而立固為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

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重乎内内之重者其外必輕吾嘗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符先生葢在所取也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而講説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為得師而人之知之者葢鮮夫嗟卑厭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已知君子之所不病先生自蒲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於兹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久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朝也妻孥弗移舍館如故意若將

終身焉所謂重内而輕外者非耶夫重内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為教亦優於為政也如建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後已而先民當道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為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怨也先生之行其僚友合詞請余言為贈余與先生皆出大江之西而學正郭先生又以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誼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送少參張君之任湖藩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免於二之夫天固不外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勝窮循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為即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為而為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仕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茍其責任在已必惓惓焉惟治安是圖以為斯民立命一有敗謚因將反躬自責而勉圖後效其敢諉諸天數謂

吾力不能勝乎頃年以來中外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圃天乎人乎所不敢知頗聞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羣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風鼓盜人事之失殆非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君子誰其拯之大庾張君天衢舉己未進士第出宰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為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雅周詳務持大體葢君子人也茲有湖藩少參之擢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

當改前車既覆且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救弊之方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乎吏宣上德以下於民通融其有無宣暢其湮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改絃易轍人事既盡湖湘漠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嘗得休寧人士所刋去思録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今君位進參藩澤可遠施茍此心不懈異日以豈功偉績去

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

及餞黃門胡君斯靖劉君景瞻謂余素善君宜有言曰

亦同鄉諸君子之意也夫言既及之誼不容隱張君宜

有合矣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參鄭君之任序

今布政司即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

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阜民

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畆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是知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畆正稅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朝以布政名官加緊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參政參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民莫不蒙其咎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當此之時因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

風引瓩㲈之氣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為民牧者容不盡其心乎余友鄭君立之夙慧不凡而充之以博學明乎隂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為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三司自守嚴臨事敏差遣舉措動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為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尊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主事之封與

其配安人偕老無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逹也會余起廢復莅南雍侍御徐君子謙夏官歐陽君相周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曷辭益君子雖無所不用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茂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

望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著之于篇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為本其身一失則萬事瓦裂雖有絶倫之智髙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陜為甚蓋瑾陜産也瑾善盜官以啗其鄉人用為腹心股肱耳目受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揚揚自慶以謂天下事無不可為㸔而智未及謀才未及展一反掌而已俱敗曽其身之無所措

尚何功業之云當此之時其凛然自守超然遠迹不為其所汚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徵翰林修撰吕君仲木皆出自關陜者也余去翰林也久吕君之賢蓋得之一二舊寮友間楊君則余嘗往還其寮友周君誨可許君舜咨間為余言之尤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充其志也德由此而立矣況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去為内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

五年七膺薦剡乃陞今職涖山東道於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尤善啟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諸古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中不多得也及為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遷就嘗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郡屯田推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寮友莫不推重以為能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其不信夫今以考績入朝當公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之功皎

然有不汚之節際華陟要其誰曰不宜名位日隆其建立當益偉茂著忠貞之績昭垂竹帛之名以稱爲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周許二君舉臺中故事來以贈言見屬余不佞葢嘗聞古人有初節晚節之説君自兹以往宜必有光於其初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凡山水之經逺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之餘必有堂焉急湍之下必有潭焉旻行紆徐渟泓淵灦

畜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為峰也益竒其為瀾也往往極天下之文而莫之能狀茲理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以余觀乎四明豐氏若今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為峰為瀾也哉然而名逆於賢書官止於宫教衍而弗峙渟而弗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畜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為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最為有聞在國朝則自先生尊人以及先生及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

進士累官河南右布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為雄深先生有諸中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專矣由是嗣子熙原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大對遂取先多士拜官内翰再遷春坊諭徳簡莅院事于南京其望日益隆而文日益盛泰山之仰江漢之方將有不期而自合者蓋其資禀固異而增髙益深有得於義方者又非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大以先生蓄豐氏經遠之勢其不信耶先生好古而惇禮初為訓導湖

口以奉母夫人之養棄而歸後以教授侍建安王會嘗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請輒欣然而至然所至不肯久留葢其髙尚如此其學於經史百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何嘗不以為峰為瀾也茲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彥監察御史顧君輩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鄙相與論金陵形勢良有合因有取於山水以為先生父子況焉

整菴存稿卷四